

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

王僧虔 陳慳 宮亭廟 安世高 曲阿神 謝奩 李滔 樹伯道 侯褚 盧循 陳臣 張舒 蕭惠明 柳積 趙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吳興人 劉子卿

王僧虔

晉王僧虔秉政，使從事宗寶，統作長沙城。忽見一傳教官語曰：「君何敢壞吾宮室？司命官相誅。」尋時宗寶乃墜馬。其夜，僧虔夢見一貴人來通，寶從鮮盛，語僧虔曰：「吾是長沙王吳君。此所居之處。公何意苦我？若為我速料理，當位至三公。」僧虔於是立廟。自後祈禱無不應。（出《湘中記》）

陳慳

隆安中，丹徒民陳慳，於江邊作魚簾。潮去，於簾中得一女，長六尺，有容色，無衣裳，水去不能動，臥沙中。與語不應。有一人就奸之。慳夜夢云：「我江神也。昨失路，落君簾中，小人辱我。今當白尊神，殺之。」慳不敢歸，得潮來，自逐水而去。奸者尋亦病死矣。（出《洽聞記》。《御覽》六十八引作出祖台之《志怪》）

宮亭廟

南康宮亭廟，殊有神驗。晉孝武世，有一沙門至廟。神像見之，淚出交流。因標姓字，則是昔友也。自說：「我罪深，能見濟脫不？」沙門即為齋戒誦經，語曰：「我欲見卿真形。」神云：「稟形甚醜，不可出也。」沙門苦請，遂化為蛇，身長數丈，垂頭樑上，一心聽經，目中血出。至七日七夜，蛇死，廟亦歇絕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安世高

安侯世高者，安息國王子。與大長者共出家，學道舍衛城。值主不稱，大長者子輒恚，世高恒呵戒之。周旋二十八年。雲當至廣州。值亂，有一人逢高，唾手拔刀曰：「真得汝矣。」高大笑曰：「我宿命負對，故遠來相償。」遂殺之。有一少年云：「此遠國異人，而能作吾國言，受害無難色，將是神人乎？」眾皆駭笑。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，復為王作子，名高。安侯年二十，復辭王學道。十數年，語同學云：「當詣會稽畢對。」過廬山，訪知識，遂過廣州。見少年尚在，徑投其家，與說昔事，大欣喜。便隨至會稽。過稽山廟，呼神共語。廟神鱗形，身長數丈，淚出。世高向之語，鱗便去。世高亦還船。有一少年上船，長跪前受咒願，因遂不見。世高（世高原作廣州客。據明抄本改。）曰：「向少年即廟神，得離惡形矣。」雲廟神即是宿長者子。後廟祀聞有臭氣，見大鱗死，廟從此神歇。前至會稽，入市門，值有相打者。誤中世高頭，即卒。廣州客遂瘞之於佛舍。（瘞之於佛舍五字原作事佛精進。據明抄本改。出《幽明錄》）

曲阿神

曲阿當大埭下有廟。晉孝武世，有一逸劫，官司十人追之。劫逕至廟，跪請求救，許上一豬。因不覺忽在床下。追者至，覓不見。群吏悉見入門，又無出處。因請曰：「若得劫者，當上大牛。」少時劫形見，吏即縛將去。劫因云：「神靈已見過度，云何有牛豬之異？而乖前福。」言未絕口，覺神像面色有異。既出門，有大虎張口而來，逕奪取劫，銜以去。（出《神鬼傳》）

謝奩

青溪小姑廟，雲是蔣侯第三妹。廟中有大穀扶疏，鳥常產育其上。太元中，謝慶彈殺數頭，即覺體中慄然。至夜，夢一女子，衣裳楚楚，怒云：「此鳥是我所養，何故見侵？」經日謝卒。慶名奩，靈運父也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李滔

吳郡桐廬，有徐君廟，吳時所立。左右有為劫道非法者，便如拘縛，終至討執。東陽長山吏李滔，以義熙中，遭事在都。婦自出料理。過廟請乞恩，拔銀釵為願。未至富陽，有魚跳落婦前。剖腹，還得所願釵。夫事尋散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樹伯道

餘杭縣有仇王廟，由來多神異。隆安初，縣人樹伯道為吏，得假將歸。於汝南灣覓載，見一朱舸，中有貴人。因求寄。須臾如睡，猶聞有聲，若劇甚雨。俄而至家。以問船工，亦云仇王也。伯道拜謝而還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侯褚

郟縣西鄉，有楊郎廟。縣有一人先事之。後就祭酒侯褚，求入大道。遇譙郡樓無隴詣褚，共至祠舍，燒神坐器服。無隴乞將一扇。經歲，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聲，云：「汝故不還楊明府扇耶？」言畢，回騎如去。隴遂得癩病而死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盧循

義熙四年，盧循在廣州，陰規逆謀。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，既奠牲奏鼓。使者獨見一人，武冠朱衣，中筵而坐曰：「盧徵虜若起事，至此，當以水相送。」六年春，循遂率眾直造長沙，遣徐道覆逾嶺。至南康，裝艦十二，艦樓十丈餘。舟裝始辦，大雨一日一夜，水起四丈，道覆凌波而下，與循會巴陵。至都而循戰敗。不意神速其誅，洪濤之降，使之自送也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陳臣

臨川陳臣家大富。永初元年，臣在齋中坐，其宅內有一町筋竹，白日忽見一人長丈許，面如方相，從竹中出，徑語陳臣：「我在家多年，汝不知，今去，當令汝知之。」去一月許日，家大失火，奴婢頓死，一年中便大貧。（出《搜神記》）

張舒

長山張舒，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，著朱衣平上幘。手提青柄馬鞭。云：「汝可教，便隨我去。」見素絲繩係長梯來下，舒上梯，仍造大城。綺堂洞室，地如黃金。有一人長大，不巾幘，獨坐絳紗帳中，語舒曰：「主者誤取汝，賜汝秘術卜占，勿貪錢賄。」舒亦不覺受之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蕭惠明

宋蕭惠明為吳興太守，郡界有卞山，山下有項羽廟。相承云：「羽多居郡廳事，前後太守不敢入廳。見明傳錄曰：羽亦嘗

為此郡，未聞有災。」遂命盛設筵榻。未幾，惠明忽見一人，長丈餘，張弓挾矢向之，既而不見。因發背，旬日殞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柳積

柳積，字德封。勤苦為學，夜燃木葉以代燈。中夕，聞窗外有呼聲，積出見之，有五、六人。各負一囊，傾於屋下，如榆莢。語曰：「與君為書糧，勿憂業不成。」明日視之，皆漢古錢，計得百二十千。乃終其業。宋明帝時，官至太子舍人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趙文昭

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，吳郡趙文昭，字子業，為東宮侍講。宅在清溪橋北，與吏部尚書王叔卿，隔牆南北。嘗秋夜，對月臨溪，唱《烏棲》之詞，意旨閒怨。忽有一女子，衣青羅之衣，絕美，云：「王尚書小娘子，欲來訪君」。文昭問其所以，答曰：「小娘子聞君歌詠，有怨曠之心，著清涼之恨，故來願薦枕席。」言訖而至，姿容絕世。文昭迷誤恍惚，盡忘他志，乃揖而歸。從容密室，命酒陳筵，遞相歌送，然後就寢。至曉請去，女解金纓留別，文昭答琉璃盞。後數夜，文昭思之不已。偶游清溪神廟，忽見所與琉璃盞，在神女之後，及顧其神，與畫侍女，並是同宿者。（出《八朝窮怪錄》）

河伯

餘杭縣南有上湖，湖中央作塘。有一人乘馬看戲，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，小醉，暮還。時炎熱，因下馬入水中，枕石眠。馬斷走歸，從人悉追馬，至暮不返。眠覺，日已向晡，不見人馬。見一婦來，年可十六七，云：「女郎你好。日既向暮，此間大可畏。君作何計？」問：「女郎姓何？那得忽相聞？」復有一年少，年十三四，甚了了，乘新車，車後二十人至，呼上車。云：「大人暫欲相見。」因回車而去。道中絡繹把火，見城郭邑居。既入城，進廳事，有信幡，題云「河伯」。俄見一人，年三十許，顏色如畫，侍衛繁多。相對欣然，敕行酒炙，云：「僕有小女，頗聰明，欲以給君箕帚。」此人知神，不敢拒逆。便敕備辦，令就郎中婚。承白已辦。進（進原作遂。據明抄本改。）絲布單衣（衣下原有紗字。據明抄本刪。）及袷、絹裙、紗衫禪、履屐，皆精好。又給十小吏，青衣數十人。婦年可十八九，姿容婉媚。便成禮。（禮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。）三日，經大會客，拜閣。四日云：「禮既有限，當發遣去。」婦以金甌、麝香囊與婿別，涕泣而分。又與錢十萬、藥方三卷，云：「可以施功佈德」。復云：「十年當相迎。」此人歸家，遂不肯別婚。辭親，出家作道人。所得三卷方：一卷脈經，一卷湯方，一卷丸方。周行救療，皆致神驗。後母老兄喪，因還婚宦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邵敬伯

平原縣西十里，舊有社林，南燕太上時，有邵敬伯者，家於長白山。有人寄敬伯一函書，言：「我吳江使也，令吾通問於齊伯。吾今須過長白，幸君為通之。仍教敬伯，但至社林中，取樹葉投之於水，當有人出。」敬伯從之，果見人引入。伯懼水，其人令敬伯閉目，似入水中，豁然宮殿宏麗。見一翁，年可八九十，坐水精床，發函開書曰：「裕興超滅。」侍衛者皆圓眼，具甲冑，敬伯辭出，以刀子贈敬伯曰：「好去，但持此刀，當無水厄矣。」敬伯出，還至社林中，而衣裘初無沾濕。果其年宋武帝滅燕。敬伯三年居兩河間，夜中忽大水，舉村俱沒，唯敬伯坐一榻床，至曉著岸，敬伯下看之，床乃是一大龜也。敬伯死，刀子亦失。世傳社林下有河伯家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吳興人

晉隆安中，吳興有人，年可二十，自號聖公，姓謝。死已百年，忽詣陳氏宅，言：「是已舊宅，可見還，不爾燒汝。」一夕大火，燒（燒原作發。據明抄本改。）盡，因有烏毛插地，繞宅周匝數重，百姓乃起廟。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劉子卿

宋劉子卿，徐州人也。居廬山虎溪。少好學，篤志無倦。常慕幽閒，以為養性。恒愛花種樹，其江南花木，溪庭無不值者。文帝元嘉三年春，臨玩之際，忽見雙蝶，五彩分明，來游花上，其大如燕，一日中，或三四往復。子卿亦訝其大。九旬有三日，月朗風清。歌吟之際，忽聞扣局，有女子語笑之音。子卿異之，謂左右曰：「我居此溪五歲，人尚無能知，何有女子而詣我乎？此必有異。」乃出戶，見二女。各十六七，衣服霞煥，容止甚都。謂子卿曰：「君常怪花間之物。感君之愛，故來相詣，未度君子心若何。」子卿延之坐，謂二女曰：「居止僻陋，無酒敘情，有慚於此。」一女曰：「此來之意，豈求酒耶？況山月已斜，夜將垂曉，君子豈有意乎？」子卿曰：「鄙夫唯有茅齋，願申繾綣。」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：「今宵讓姊，餘夜可知。」因起，送子卿之室。人謂子卿曰：「郎閉戶雙棲，同衾並枕；來夜之歡，願同今夕。」及曉，女乃請去。子卿曰：「幸遂繾綣，復更來乎？一夕之歡，反生深恨。」女撫子卿背曰：「且女妹之期，後即次我。」將（將原作請。據明抄本改。）出戶，女曰：「心存意在，特望不憂。」出戶不知蹤跡。是夕二女又至，宴如前。姊謂妹曰：「我且去矣。昨認之歡，今留與汝。汝勿貪多誤，少惑劉郎。」言訖大笑，乘風而去。於是同寢。卿問女曰：「我知卿二人，非人間之有。願知之。」女曰：「但得佳妻，何勞執問？」乃撫子卿曰：「郎但申情愛，莫問閒事。」臨曉將去，謂卿曰：「我姊實非人間之人，亦非山精物魅，若說於郎，郎必異傳，故不欲取笑於人代。今者與郎契合，亦是因緣。慎跡藏心，無使人曉，即姐妹每旬更至，以慰郎心。」乃去，常十日一至，如是數年會寢。後子卿遇亂歸鄉，二女遂絕。廬山有康王廟，去所居二十里餘。子卿一日訪之，見廟中泥塑二女神，並壁畫二侍者，容貌依稀，有如前遇，疑此是之。（出《八朝窮怪錄》）